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一

目錄

周瑜南郡戰曹仁

諸葛亮一氣周瑜

諸葛亮傍畧四郡

趙子龍智取桂陽

黃忠魏延獻長沙

孫仲謀合淝大戰

周瑜定計取荊州

劉玄德娶孫夫人

錦囊計趙雲救主

諸葛亮二氣周瑜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一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周瑜南郡戰曹仁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乃告之曰。昔吾弟  
兄三人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日兄弟犯法。  
固當死罪。奈何違却前盟。望權記過。後將功  
贖之。衆皆哀告。孔明方纔饒了。却說周瑜收  
功點將。各各類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行

發付渡江。賞勞了畢。遂進兵攻取南郡。

即江陵也。

前隊臨江下了寨。後分五營。周瑜居中。瑜與

魯肅程普共議玄德之事。軍士報覆劉玄德

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瑜命請入。乾施禮畢。

言主公特命乾再拜都督大德。輒有薄禮上

獻。瑜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見移兵屯油

江口。

今時江陵管下公安縣是也。

瑜驚曰。有孔明否。乾曰。

敢有在彼。瑜曰。足下先回。某親來相謝也。瑜

納了禮物。孫乾先回。肅問瑜曰。却纔都督為

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口，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用了許多錢糧，害了許多生靈，眼覷南郡反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就見成，須放着周瑜不死。肅曰：當何策退之？瑜曰：我自去和他說話。若應允得，便罷；如不應允，未及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肅曰：某願同往。周瑜、魯肅引三千輕騎，迤投油江口來。却說孫乾回見玄德，說周瑜親來相謝。玄德乃問孔明曰：來意若何？孔明笑曰：

那裏為這些薄禮肯來相謝。止為南郡而來。玄德曰。若提兵來若何。孔明曰。他來便可如此。如此應答。玄德已知會了。孔明於油江口擺開戰船。岸上就列許多軍馬。人報周瑜引兵到來。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瑜見軍勢雄壯。心甚不安。行至營門外。玄德孔明接着。請到帳中。各敘禮畢。兩邊對坐。玄德舉酒頻以義言致謝。麋兵之事。酒至數巡。瑜曰。玄德公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玄德曰。

聞知是下欲取南郡。故來相助。若都督不取。備必取之。瑜笑曰。吾東吳久欲吞併漢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玄德曰。勝負不可預定。自古云。欺敵者亡。又俗語云。事無必取。曹操北歸。令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更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督不能取耳。瑜曰。待吾取不得南郡。從公取之。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為證。都督却休反悔。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驕馬難追。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



言極是公論。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先儘東吳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是也。有何不可哉。周瑜相辭。玄德送瑜上馬而去。回問孔明曰。却纔先生教備如此回答。雖一時間說了。展轉尋思。於理未然。劉備孤窮一身。四海無置足之地。若得南郡。權且容身。不爭先教周瑜取去了。城池已屬東吳矣。却如何得住。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荊州。主公不聽。今日却想耶。玄德

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孔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儘着周瑜去廝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玄德問曰。良計安在。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玄德大喜。只理會在江口屯劄。按兵不動。却說周瑜和魯肅回寨。肅曰。都督如何也。許玄德取城。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落的虛做人情。隨問帳下將士曰。誰敢先取南郡。一人應聲而出。乃蔣欽也。躬身上帳曰。某願取。瑜曰。汝為先鋒。可使徐盛丁奉為副將。撥

五千精銳軍馬。首先渡江。吾隨後以為應兵。蔣欽領兵去了。却說曹仁在南郡。先分付曹洪守夷陵。以為犄角之勢。深溝高壘而不出戰。人報吳兵已渡漢江。必須迎之。仁曰。堅守勿戰。為上。驍將牛金奮然而進曰。吳兵臨城而不出戰。是怯也。況吾兵新敗。若不重扶銳氣。軍皆墮也。願借五百軍士。某當決一死戰。仁從之。令牛金出馬。與丁奉更不答話。約戰四五合。丁奉敗走。牛金引五百軍士追趕入。

陣。奉指揮五千軍一裹圍牛金於陣中。左右衝突不能得出。曹仁在城上望見牛金困於垓心。慌教左右備馬。長史陳矯諫曰。丞相以重任托付將軍。牛金不聽約束。妄自出戰。以致如此。假使便棄此數百人。何苦將軍輕出而救乎。仁曰。不然。牛金一失。則南郡不可保也。遂披甲上馬。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陳矯於城上助喊擂鼓。曹仁領兵離吳兵百餘步。逼於一溝之上。陳矯欲教曹仁只就那裏

住劄。遙與牛金為勢。只見曹仁大呼一聲。驟馬就飛過淺溝。眾皆奮力而過。仁獨當先。揮刀殺過吳陣。徐盛迎之。不能當抵。曹仁殺到垓心。救出牛金。仁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不能得出。遂復回突入重圍。所到之處。莫敢攔阻。又抹出這一彪軍馬。正遇蔣欽攔路。仁奮力衝散。牛金助威。仁弟曹純亦引兵出。混殺一陣。吳軍大敗。曹仁得勝。緩緩而回。陳矯等迎門接着。舉盃稱賀。將軍真天神也。却說蔣

欽兵敗。折軍數多。因見周瑜。瑜大怒。欲斬之。  
衆將告免。瑜即點兵。要與曹仁決戰。甘寧出  
曰。都督未可造次。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夷陵。  
爲犄角之勢。某願乞精兵三千。遂取夷陵。都  
督然後可取南郡也。瑜服其論。先教甘寧領  
三千兵。攻打夷陵。早有細作渡江。報知曹仁。  
仁慌與陳矯商議。矯曰。將軍若不救夷陵。則  
南郡必有失也。仁從之。遂令曹純并騎將牛  
金。暗地領兵三千。救曹洪。純乃先使人報知。

曹洪令洪在前誘敵。吾當斷後。却說甘寧引兵至夷陵。洪出與甘寧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敗走。寧奪了夷陵。至黃昏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夷陵。探馬飛報周瑜。備說甘寧困於夷陵城中。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處正當衝要之地。若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襲來。兩下皆悞。呂蒙突然而出曰。甘興霸乃江東股肱之臣也。若不救之。何使人哉。瑜曰。吾欲自往救之。留何人當

此大任。呂蒙曰。留凌公續當之。蒙以為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和凱歌。瑜曰。未知凌公續敢當此任乎。凌統曰。若十日為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稱其職矣。瑜大喜。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即日起兵。投夷陵來。蒙對瑜曰。夷陵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只是山路隘險。可差五百小軍去小路上。斫倒柴薪。斷絕此處。敵軍若走。可得其馬。如勝。則連夜盡兵。便襲南郡。一鼓而可得也。瑜從之。問誰可突圍而



入以救甘寧。周泰出曰。某願往。即時掉刀上馬。直殺入曹軍之中。逢到城下。甘寧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共說都督自提兵至。寧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來日內應。却說曹洪曹純牛金共議甘寧之事。洪曰。即日周瑜兵至。怎生迎敵。牛金曰。先使人報南郡。然後某為先鋒迎之。洪遣人報曹仁。次日。吳兵至。鼓聲大震。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寧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四下掩殺。曹洪曹純牛

金果然投小路而走。亂柴滿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走。吳兵得馬三百餘匹。周泰驅兵日夜赶到南郡。正遇曹仁軍馬。兩軍混戰。天色已晚。各自收兵。且說曹仁到城中。與衆商議。曹洪曰。目前失了夷陵。勢已危急。何不拆開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危。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此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便知端的。

諸葛亮一氣周瑜

却說曹仁拆開計策觀畢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平明大小軍馬盡皆出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分三門而出。却說周瑜自救出甘寧。未及六日。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臺觀看。見女牆邊虛擄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瑜心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左右。分布兩軍為翼。如前軍得勝追趕。只待鳴金方退。退少。就教程普督後軍。吾親

自取城。當日對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揮鞭指點誰人向前。一人應聲而出。乃韓當也。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大呼姓名。搦周瑜戰。周泰出馬與曹仁戰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後軍先退。曹仁、曹洪兩個壓後。周瑜拍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周瑜自引軍馬追趕到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韓當、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

無人。指點衆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  
背後縱馬加鞭直入甕城。陳矯在敵樓上望  
見周瑜親入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策如  
神。一聲梆子響。兩邊弓弩手一齊發。勢如驟  
雨。爭先入門的。都顛入陷馬坑內。瑜急勒馬  
回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右肋。翻身落馬。牛金  
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瑜却得徐盛。丁奉。三  
人捨命救去。城中曹軍突出。吳兵自相踐踏。  
落塹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仁。曹洪。分

兵兩路殺回。吳兵大敗。凌統引一軍從側首截出。救了吳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得敗軍傷折數多。丁徐二將救了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鉗出弩箭頭來。將金瘡藥掩塞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醫者言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冲激。其瘡復發。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引一虎軍來搦戰。程普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至

三日。程普恐瑜生氣。不敢報知。牛金直來寨門外叫罵。單要捉周瑜。程普與衆商議。不若暫且罷兵。回見吳侯。却再理會。衆皆言曰。論之甚長。却說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兵常扣寨前叫罵。只等衆將來裏。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呐喊。前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衆將入帳而問曰。何處鼓譟。呐喊。衆將荅曰。軍中教演士卒。瑜大怒曰。何敢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痛罵我。

軍。程德謀既然總兵。何為不出。請來吾親問之。程普至。普曰。某為見公瑾瘡盛。醫者囑言甚勿輕觸。果是曹兵連日搦戰。造次不敢報知。瑜曰。汝等不戰。主意若何。普曰。眾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瘡平復。却作區處。周瑜聽罷。於床上奮然起而言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屍還。幸也。豈可為吾一人而廢國家之大事乎。言訖。乃披甲上馬。諸軍眾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



望見曹兵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必橫天。再不敢正覷吾兵。罵猶未絕。瑜從羣騎內突然而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曹軍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衆將曰。可大罵之。以激此戰。衆軍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戰將出迎。比及潘璋欲出。周瑜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于馬下。曹兵衝來。衆將向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程普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密與

普曰。此吾之計也。普曰。計將安在。瑜曰。吾身體苦無痛楚。欲令曹兵說我病危。必欺敵也。可使心腹人數十騎。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却於四下埋伏。一鼓而可擒曹仁。必得南郡矣。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眾軍大驚。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掛孝。却說曹仁在城中。與眾商議。言周瑜怒氣沖發。金瘡迸裂。以致口中噴血。墜于馬下。不久必亡。正論間。忽

報吳寨內走出十數軍士到來。有密報的言語。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擄過去的。曹仁慌忙下廳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在陣前。金瘡破裂。歸寨而死。即目衆將收拾掛孝。我等皆被程普之辱。故特歸投。以報此事。曹仁大喜。賞賜了畢。隨即商議。今晚便去劫寨。奪周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赴許都。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悞。曹仁撥牛金為先鋒。自為中軍。曹洪。曹純為合後。儘數起兵。當日黃昏。摘撥已定。

初更後離南郡。逕取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突入中軍。但見虛插旗鎗而已。情知中計。急慌退軍。四下砲聲齊發。東門韓當。蔣欽。殺來。西門周泰。潘璋。殺來。南門徐盛。丁奉。殺來。北門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急望南郡而來。三路軍兵。皆被衝散。首尾不能相救。先說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來投曹洪。洪等一枝軍馬。已散大半。只得奔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響。凌統又引一軍。攔住。

去路。大殺一陣。不敢回南郡。遂投襄陽大路而走。吳軍趕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收住衆軍。遂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原來孔明定計。令趙雲至城外埋伏。只等曹仁盡發出城。却扮作曹兵。連夜取了南郡。殺了陳矯等一行之人。隨即安撫居民。周瑜大怒。使甘寧引數千馬軍。遂取荊州。凌統引數千馬軍。遂取襄陽。然後却再取南郡未遲。正分撥之間。忽然探馬急來。報說諸葛亮自得

了南郡。遂用兵符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着張飛一陣來都殺敗了。曹軍北逃。張飛就在荊州城中住劄。又一探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賁兵符詐稱曹仁求救。惇速引兵進發。却教關雲長取了襄陽三處城池。亦不費力。盡皆屬劉玄德。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拏住陳橋兵符盡屬此人。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未知性命如何。

諸葛亮傍畧四郡

却說周瑜聽知孔明借東吳力而取荊州。如何不氣。氣傷箭瘡。半晌方甦。衆將皆在面前勸解。周瑜大怒曰。若不殺諸葛亮村夫。怎息吾心中怨氣。程德謀可助吾之力。即目起兵打南郡。定要歸還東吳。是我之願。正商議之間。人報魯子敬至。接入帳中。瑜曰。吾欲起軍與劉備諸葛亮共決勝負。復奪城池。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共決雌雄。尚未分成敗。主

人吳侯見攻打合肥未下。不爭自家互相吞併。曹兵乘虛而來。其國危矣。况劉玄德舊曾與曹操至厚。倘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東吳。如之奈何。瑜曰。吾等用計決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圖見成。吾乃思之。深可恨也。肅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去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動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周瑜便令魯肅往南郡去。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玄德有話說。雲答曰。



主人與軍師在荊州城中。肅迺遶荊州。見旌旗整列。肅自忖度。孔明非常人也。軍士報覆孔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共講禮畢。申謝罷。玄德與肅分賓主而坐。孔明斜僉相陪。茶罷。肅曰。主人吳侯都督公瑾教某再三申意于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衆。名下江南。實是來擒皇叔。今江東廢了錢糧。折了人馬。帶傷者不可勝數。幸得殺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荊州九郡。合當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

占荆襄。此何理也。望明白一言。以決去就。孔明曰。子敬乃高名之士。何為出此言也。昔日荆襄九郡。非是東吳之地。乃荆王劉景升之基業。吾主人乃劉景升之弟也。景升雖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豈不聞物見主之言乎。肅曰。若公子劉琦占住。尚自可矣。今公子在江夏。湏不在這裏。孔明曰。子敬要見。有何難哉。喚左右請公子出相見便了。劉琦從屏風後。兩從者扶出。琦與肅曰。

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也。魯肅喫了一驚。

原來孔明比及得了城時。防東吳來爭。肅默却先取公子在城中至此以為解手。

然無語。良久言曰。公子若在如何。不在如何。

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有商

議。肅曰。若公子不在。須還與東吳。孔明曰。子

敬之言是也。遂設大宴相待魯肅。肅當日出

城。連夜回寨。見周瑜言公子之事。瑜曰。劉琦

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他死。這荊州何日圖

之。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教荆

襄還東吳。瑜曰：子敬有何所見？肅曰：吾觀劉琦過于酒色，病入四肢，見今面色羸瘦，氣喘嘔血，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征討荊州，劉備須沒得推故。周瑜猶自忿氣未消，忽報吳侯遣使至。瑜令請入，使曰：主人圍合肥，累戰未勝，急令都督盡收軍回。周瑜只得休兵罷戰，拘集衆多軍馬，且回柴桑郡養病。令程普部領戰船士卒，却來合肥軍前聽調。却說劉玄德自得南郡荊襄，心中大喜，與孔明商議。

久遠之計。忽然堦下一人。上廳獻策。此人乃

山陽人也。姓伊名籍。字機伯。玄德感舊日之

恩。十分相敬。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荊州久安

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願公一言。

以薦賢者。籍曰。荆襄世家。兄弟五人。惟一人

大賢者。肩間有白毛。襄陽宜城人也。姓馬名

良。字季常。其四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其弟馬謖。字幼常。

後隨孔明

六出祁山街亭敗績斬之亦異人也玄德遂命請之。馬良至。入

見玄德禮畢高坐。玄德求久遠之策。良曰。襄陽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好令公子劉琦于此養病。招諭舊士以守之。就表奏琦為荊州刺史。以安民心。然後南征四郡。積收錢糧。以為根本。此是能保荆襄久遠之計也。玄德問曰。四郡即目何人為守。良曰。武陵郡太守金旋。今屬長沙郡太守韓玄。今屬桂陽郡太守趙範。今屬郴州尚有零陵郡太守劉度。今屬永州。若取得這四郡。乃魚米之鄉。漢上可保長久。

矣。玄德大喜。遂問四郡先取何郡。後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湘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為後。玄德甚喜。遂用馬良為從事官。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替雲長回荊州。便議調兵起發。取零陵郡。差張飛為先鋒。趙雲合後。孔明玄德為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糜竺劉封守江陵。時建安十四年春正月也。孔明調兵起行。却說劉度在零陵城中。聽

知孔明軍馬到來。喚其子劉延商議。延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何足懼哉。兒觀本州上將邢道榮。有萬夫不當之勇。使開山大斧。重六十斤。可以迎敵。劉度喚至邢道榮。自誇胸中武藝。不讓古之廉頗李牧。度重賞劉延。與邢道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寨。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兩邊陣圓相對。邢道榮出馬。橫大斧。厲聲高叫。反國之賊。安敢侵吾境界。對陣中一簇黃



旗出。旗幟分開。中間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  
一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  
邢道榮曰。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  
萬之衆。被吾聊施小計。片甲不回。今來招安  
汝等。何不早降。道榮大笑曰。赤壁鏖兵。乃周  
郎之謀也。干汝何事。敢來誑語。輪大斧。迺殺  
過來。孔明教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被道  
榮迺衝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道榮遙  
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孔明。只望黃旗而趕。

抹過山脚。黃旗剗住。忽地中央分開。不見四輪車。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聲。直取道榮。乃是燕人張益德也。道榮輪大斧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益德隨後趕來。喊聲大震。兩下伏兵齊出。道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乃常山趙子龍也。道榮措手不及。滾馬受降。子龍縛來寨中。見玄德孔明。擁至帳下。玄德大怒。喝令教斬。孔明急止之曰。且留人。乃問道。榮曰。汝若與吾捉了劉

延便准你投降。道榮連聲頓首。孔明曰。如何得捉。道榮曰。軍師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調兵劫寨。某為內應。活捉劉延獻與軍師。城中劉度自然降矣。玄德不肯。孔明曰。邢將軍非謬言也。可放之。道榮得放回寨。盡實告訴劉延。延曰。如之奈何。道榮曰。將計就計。今夜將兵伏於寨外。寨中虛立旗旛。待孔明來劫寨時。就而擒之。劉延依計。當夜二更。果然有一軍到寨口。每人各有草把。一

齊點着火焰燒空。劉延道：「榮兩下殺來。」火軍便退。兩軍乘勢趕來，趕了十餘里，軍皆不見。劉延叫道：「榮急回。」火光未滅，寨中突出一將，乃燕人張益德也。劉延叫道：「榮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寨便了。回軍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出，雲一鎗刺道：「榮於馬下。」劉延急撥馬便走。被張飛活捉過來，綁縛回見孔明。延曰：「邢道榮教某如此，實非本心也。」押過劉延。孔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

勸父投降。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把馬送劉延回零陵城。見父說孔明之德。子父即時賞印綬。離城。迺到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復為郡守。以供錢糧。其子劉延於荊州隨軍辦事。零陵一郡居民盡皆喜悅。玄德入城安撫已畢。遂乃勒兵來取桂陽。未知勝負如何。下回便見分曉。

### 趙子龍智取桂陽

却說玄德取了零陵郡。諸縣皆屬調遣。安撫

居民賞勞三軍。乃問衆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取。趙雲應曰。某願往。張飛奮然出曰。飛亦願往。二人爭取桂陽。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教子龍去。張飛不服。定要去取。孔明教拈箇拈着的便去。又是子龍拈着。張飛怒而言曰。我並不要相幫。只要三千軍。獨自領去。便要得城池。趙雲曰。某也只領三千軍去。如不得城。願受軍令。孔明大喜。責了軍狀。選三千精兵隨趙雲去。張飛又爭。玄德喝

退趙雲歡天喜地。領了三千人馬。迺望桂陽進發。却說桂陽太守趙範升廳。人報趙子龍引軍來取城池。趙範急喚軍官商議。兩個管軍校尉來見趙範。一箇姓陳名應。一箇姓鮑名隆。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陳應會使飛叉。鮑隆曾射殺雙虎。都在桂陽管軍。二人對趙範曰。劉備乃反漢之臣。更兼惡了曹丞相。若來時。合與他相持。某二人願為前部將。範曰。我聞劉玄德乃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

謀。關張極勇。如今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坂。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我桂陽能有多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應曰。若某不擒趙雲回。那時任太守投降不遲。趙範拗不過。只得教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子龍將近桂陽。前面哨探軍回報。敵軍來到。趙雲把三千人馬擺開。以待軍來。陳應兵至。也列成陣勢。陳應上馬。掉飛叉而出。趙雲挺鎗而出。責罵陳應曰。吾主劉玄德。乃荆王之弟。今



輔公子劉琦同領荊州。特來撫民。汝敢迎敵。即反國之賊也。陳應回罵曰。我等只服曹丞相。豈知有劉備乎。趙雲大怒。挺鎗驟馬。直取陳應。應撻飛叉。縱馬來迎。兩馬相交。戰到四五合。陳應料敵不過。撥馬敗走。趙雲追趕。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用飛叉擲來。雲一手掉住。回擲陳應。應急躲過。雲馬到。揅手活挟陳應而回。擲于馬下。餘軍皆走。雲縛陳應入寨。叱之曰。量汝敢敵吾。吾不殺汝。汝可說。

與趙範。早來投降。陳應謝罪。抱頭鼠竄。回到城中。對趙範盡言其事。範曰。吾本心要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叱退陳應。趙範將帶印綬。引十數騎。迺投大寨納降。雲出寨迎接。待以上賓。置酒相飲。納了印綬。酒至數巡。範曰。今說起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是一家。將軍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鄉。倘若不棄。結為兄弟。子龍與趙範同年。子龍長四箇月日。範因此拜子龍為兄。二人同鄉同年。

又同姓。十分大喜。至晚。子龍送範出寨。次日。趙範請子龍安民。子龍教軍馬休動。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居民香花迎門而接。子龍教四門掛榜。安民已畢。趙範邀請入衙筵席。酒至半酣。請入後堂相待。子龍見範殷勤。強飲微醉。範入後堂。請出一婦人與子龍把酒。子龍見其婦人。身穿縞素之衣。有傾國傾城之色。子龍問曰。此何人也。範曰。家嫂樊氏也。子龍改容敬之。樊氏把盞畢。範令就坐。子龍不

肯。樊氏辭歸後堂。子龍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盃耶。範笑曰。中間有個緣故。賢兄勿阻。故兄棄世。已及三載。家嫂守寡。終不爲了。弟常勸改嫁之。嫂曰。若三件事兼全。我方嫁之。第一要名譽動蕩。人才出衆。第二要與家兄同姓。第三要文武雙全。舊曾有識。普天之下。那得這般巧的。今將軍堂堂儀表。名振四海。與家兄同姓。先在鄉中未必與家兄不相識。況兄文武兼全。智勇足備。若不嫌家嫂貌陋。願

陪數十萬嫁貲。與將軍為妻。結累世之親戚。  
可乎。子龍大怒而起。厲聲而言曰。汝嫂即吾  
之嫂也。豈可作亂人倫之事乎。趙範羞慚滿  
面。荅曰。我好意相待。何無禮也。遂乃目視左  
右。有提子龍之意。子龍已覺。一拳打倒趙範。  
忿怒上馬。出城去了。範急喚陳應鮑隆商議。  
陳應曰。這人怒發去了。只索與他廝殺。範曰。  
但恐贏他不得。鮑隆曰。我兩個詐降在他軍  
中。太守却來引兵搦戰。我二人就陣上擒之。

陳應曰。必須帶此人馬。隆曰。五百騎軍足矣。當夜二人引五百軍。迺遶子龍寨來投降。子龍聽得這話。心中已知其詐。遂教喚入。二人到帳下。說趙範待用美人計。賺將軍歡喜。醉中扶入後堂謀殺將頭去。曹丞相處獻功。如此不仁。某二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於某。因此投降。趙雲大喜。用酒灌醉。縛於帳下。却擒手下人問之。果是詐降。子龍喚五百軍入。各賜酒食。傳令曰。要害吾者。陳應鮑隆也。不干

衆軍之事。汝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衆軍拜謝。將詐降陳鮑二人當時斬了。却教五百軍引路。子龍領一千軍在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城上聽時。說陳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議事務。城上明火照之。果是自家軍馬。趙範急忙出城。子龍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姓已定。飛報玄德。玄德與孔明前赴桂陽。子龍迎接入城。推趙範于階下。孔明問之。範言以嫂嫁子龍。本是好意。不想惱

亂。以致如此。孔明與子龍曰。美色。天下人愛之。公何獨如此。子龍曰。趙範之兄。曾在鄉中。有一面之交。今娶其妻。惹人唾罵。一也。其婦再嫁。使失其大節。二也。趙範初降。其心不可測。三也。主公新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政。四也。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若何。子龍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乎。玄德曰。子龍乃真丈夫也。遂放趙範。仍令為桂陽太守。



範拜謝而去。重賞子龍。張飛大叫曰。偏子龍  
幹得功。偏我是無用之人。只撥三千軍與我。  
去取武陵郡。直捉太守金旋。獻來帳下。是我  
之願。孔明大喜而言曰。益德要去不方。但要  
依一件事。飛問曰。何事。未知孔明有何計策。  
怎取武陵。且聽下回分解。

黃忠魏延獻長沙

却說孔明與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  
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益德要取武陵。必須

也責下軍令狀。飛遂立軍令狀。欣然便引三千軍。星夜投武陵界上而來。守界人探知其事。隨報金旋。旋字元機。京兆人。漢中郎將也。聽得張飛引軍前來。乃集將校。整點精兵器。出城迎敵。從事鞏志諫曰。劉玄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加之張益德乃當世虎將。不可迎敵。不如納降為上。金旋大怒曰。汝欲與賊通連。為內變耶。喝令武士推轉斬之。衆官皆告曰。先斬家人。於軍不利。金旋于是

喝退鞏志。自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張飛。飛平生性急。挺矛立馬。大喝金旋。旋令手將出迎。衆皆畏懼。莫敢向前。旋自驟馬舞刀迎之。張飛大喝一聲。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飛引衆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城下。城上亂箭射下。旋視之。見鞏志立於城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矣。言未畢。一箭射中金旋面門。旋墜馬下。軍士割頭以獻張飛。鞏志出城納降。飛就

令輦志賁印綬往桂陽見玄德。至半路遇見呈獻已畢。玄德大喜。就令輦志代金旋之職。玄德至武陵安民了當。馳書去報雲長。言益德子龍各得一郡。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知長沙未曾取得。如兄長想手足之情。教關某幹這陣功勞。甚好。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長沙。雲長早來。見玄德孔明。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益德取武陵。都是三千軍去。我聞長沙太守韓玄。何

足為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南陽人也。姓黃名忠。字漢升。乃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表之姪。共守長沙。後事韓玄。雖然年近六旬。鬚髮蒼白。使一口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乃湘南將佐之領袖。不可輕敵。雲長既去。必須多帶軍馬。雲長曰。軍師何故長別人之銳氣。滅自己之威風。量一老革。即老革也何足道哉。關某也不須用三千軍馬。只消本部下五百校刀手足矣。定斬黃忠韓玄之首。獻來麾下。玄德苦

當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與  
玄德曰。雲長平生傲上而不忍下。輕敵黃忠。  
只恐有失。請主公同行。接應雲長。以取長沙。  
玄德從之。隨後望長沙進發。却說長沙太守  
韓玄。平生性急。不以人為念。衆皆惡之。是時  
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将黃忠商議。忠曰。不  
須主公憂慮。憑某這口刀。這張弓。一千個來。  
一千箇死。原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  
百中。言未畢。階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

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定捉開某活獻。韓玄視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賞賜了。楊齡。齡就帶一千軍馬。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却纔擺開。楊齡挺鎗出馬。立於陣前。大罵雲長。雲長大怒。更不答話。飛馬舞刀。直取楊齡。齡挺鎗來迎。雲長手起刀落。砍為兩段。追殺敗兵。直至城下。韓玄聽知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自來城頭上觀看。忠提刀縱馬。早過吊橋。後隨數

百騎軍。雲長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  
百校刀手一字擺開。雲長橫刀立馬而問曰。  
來將莫非黃忠否。忠曰。既知吾名。焉敢侵犯。  
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言罷。兩馬交鋒。鬪一  
百合。不分勝負。韓玄恐忠有失。鳴金收軍。黃  
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  
中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鬪一百合。全無  
破綻。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贏之。次日早飭  
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城上教黃忠出馬。忠



引數百人。殺過吊橋。喊聲起處。再與雲長交馬。又鬪五六十合。勝負不分。兩軍齊聲喝采。鼓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回頭看得馬來至近。却待用刀背砍。忽然一聲響處。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掀在地下。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大喝曰。我饒你性命。快換馬來廝殺。黃忠急提契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此有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忠曰。來日

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吊橋邊射之。玄與了一匹青馬。雲長至晚退。黃忠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我本死的人。他又不忍殺害。吾來日安忍射之。若不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定。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韓玄喚黃忠附耳言用箭射之。忠應允。遂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不下黃忠。十分焦躁。抖搜威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拽。

弦響。雲長急閃。却不見箭。又趕。忠又虛拽。雲長急閃。又無箭。只作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喫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巧。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雲長兵退。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玄急喝令左右。捉下黃忠斬之。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罔我。汝前日不決戰。必有留連。

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然往來。今日兩番虛拽弦響。第三箭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為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眾將欲告。玄曰。但告者。便是同情。剛推到門外。却纔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散刀手。救起黃忠。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韓玄殘暴不仁。輕賢重色。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願隨者便來。百姓視之。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器宇軒昂。顏類非俗。

乃似關將。義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本人自襄陽。趕劉玄德不着。故來長沙。依傍韓玄。玄恠魏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屈沉於此。當日救了黃忠。呼百姓同殺韓玄。袒臂一招。相從者數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為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雲長大喜。遂入城撫民已畢。請黃忠相見。忠托病不出。雲長即使人去請玄德孔明。却說玄德孔明。自雲長來取長沙。

隨後催促人馬正行之間。青旗倒捲。一鴉自北南飛。連叫三聲而止。玄德曰。此應何禍福。孔明就馬上袖傳一課云。長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將。午時後定見分曉。言畢。看看午末。見一小校飛遶前來。報說關將軍已得長沙郡。降將黃忠。魏延。皆等主公。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入廳上。盡言其事。玄德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後史官有詩讚黃忠曰。

將軍氣槩與天參。白髮猶然困漢南。至死  
甘心無怨望。臨降低首尚羞慚。寶刀燦雪  
彰神勇。鐵騎嘶風憶戰酣。千古高名應不  
泯。長隨孤月照湘潭。

玄德大喜黃忠待之甚厚。雲長引魏延亦言  
其功。玄德敬之。孔明勃然曰。韓玄與汝無讐。  
殺之乃大不義也。人人效此。必懷異心。喝令  
刀斧手推下斬之。簇下魏延未知性命如何。  
且聽下面分解。

孫仲謀合淝大戰

玄德見斬魏延。急命止之。問孔明曰。誅降殺順。大不義也。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何故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後史官有詩曰。

知已知人乃聖賢。先明預曉得心傳。卧龍相法高天下。曾向長沙識魏延。

後來魏延果反西川



亦是孔明  
遺計斬之

玄德曰。若斬此人。非安漢上之計也。力勸免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有異心。早做早取汝頭。晚做晚取汝頭。魏延喏喏連聲而退。黃忠薦劉表之姪劉磐。見在攸縣閑居。玄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令班師早回荊州。漢上九郡已得其半。江陵漢陽巴陵襄陽江夏武陵桂陽零陵長沙此九郡皆屬荊州也。荊州即今峽州是時江夏巴陵漢陽

州古之荊州也。後以江陵為荊州郡

東吳占據。夏侯惇失了襄陽。屯兵樊城。玄德

回荊州。改油江口為公安。

今屬江陵管下縣治

自此錢

糧廣盛。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分屯於隘口。

却說周瑜自回紿。染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

今岳州也

令凌統守漢陽郡。令呂蒙守江夏郡。三

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

合肥縣來。却說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久

在合肥。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

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得程普兵

到孫權大喜。人報魯子敬先至。權遠遠下馬而待之。肅見權立於馬傍。慌忙滾鞍下馬施禮。衆將亦至。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肅上馬。並轡而行。權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權曰。何時爲顯耀耶。肅曰。願至尊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那時以安車蒲輪徵召。肅始當顯矣。權於馬上撫掌大笑。同至帳中。大設飲宴。犒勞廩兵將士。商議破合肥之策。忽報

張遼差人來下戰書。權令入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來日決敵。汝聽知。程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來日不必新軍赴敵。只守營寨。看吾大戰一場。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淝城進發。辰牌時分。軍馬行半途。曹兵已到。兩軍布成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掛出馬。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兩邊護衛。三鑼鼓罷。魏陣中門旗兩開。三員將全裝慣帶。立於陣前。中央乃張遼。左邊李典。右

邊樂進。張遼縱馬當先。專搦孫權出戰。權掉鎗欲自戰之。陣門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權視之。乃太史慈也。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門旗下李典樂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也。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仇。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剌斜裏。逕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宋謙賈華兩枝戟一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只將畫杆望馬頭上便打。樂進

馬回。宋謙掉軍士手中鎗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裏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墜馬。棄却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權。驟馬趕來。看看赶上。側首撞出一軍。為首大將。乃程普也。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淝。却說程普。保孫權歸到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紘諫曰。主公恃盛壯之氣。忽強暴。

之勇。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振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王霸之計也。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之故也。今後切宜保重。權曰。孤之過也。從今改之。少刻。太史慈入帳云。今日雖敗於曹兵。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今晚使人報來。明火為號。刺殺張遼。以報宋謙之讐。某請以為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進身。

合淝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遼非一勇之夫。乃是足智多謀之士。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權傷感宋謙之情。急要報讐。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為外應。却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雜在軍中。隨入合淝。尋見養馬後槽。兩箇商議。戈定曰。我已有人報太史將軍去了。今夜必來接應。也是我二人大功。你如何用事。後槽曰。此間雖離中軍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塋上。



放起一把火來。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必亂。就裏刺殺張遼。餘軍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是夜張遼賞勞三軍。傳令。不許解甲宿歇。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不解甲熟歇。遼曰。非也。為將之道。勿以勝為喜。勿以敗為憂。倘吳兵度吾無備。乘虛攻擊。何以約束三軍。今夜防備。比每夜更加謹慎可也。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

左右曰。喊聲太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無移時。李典擒戈定并後槽至。遼問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放火一把。衆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鎗縱馬先入。城上砲響。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背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折

其太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傷感不已。張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今鎮江是也。比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於亂世。常帶三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言訖而亡。年方四十一歲。後來史官有廟讚云。

處士全忠孝。東萊太史慈。姓名昭遠塞。弓

馬震雄師。北海鼎恩日。神亭酣戰時。臨終  
言壯志。三嘆復嗟咨。

孫權將慈。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其子太史

亨。養於府。

亨字元復。後來官至尚書吳郡太守。

權因合淝兵敗

之後。心中憂悶。與諸謀士談兵。却說玄德在

荊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淝兵敗。已回南徐。

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亮夜觀星象。見西北有

星墜地。必應折一皇族。正言之間。忽有人報

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

日。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  
一面差人迁葬。一面守把城池。玄德曰。誰可  
以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即時便教雲長。前  
去襄陽保障城池。玄德曰。今日劉琦已死矣。  
東吳必來討荊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  
來。亮自有言對答。不過半月。人報東吳魯肅  
特來吊喪。乃索荊州也。當下孔明如何對答。  
且聽下回分解。

周瑜定計取荊州

孔明聽知魯肅到。教遠遠迎接。接到公廨。各來相見。玄德待以上賓。肅曰。江左聽知令姪棄世。吳侯特具薄禮。遣某前來致祭。公瑾再三申敬于玄德公。孔明先生。玄德孔明起身稱謝。收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劉琦若在。荊州暫時居住。今公子去世。必然見還。肅亦爲此事而來。幾時可以交割。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個商量。肅強飲數盃。連逼數次。玄德未及開言。孔明變色言曰。

子敬公好不通禮。我主人相待。直須要說到  
根前。自三皇五帝。開天立極以來。天下者。非  
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且休說遠。  
昔我高皇帝。提三尺劍。斬白蛇。起義兵。成四  
百餘年之基業。傳至于今。不幸姦雄並起。宇  
宙瓜分。各處一方。自收賦稅。有日天道好還。  
復歸正統。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  
玄孫。今皇上之叔。封疆之內。合分茅列土而  
居。加之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

何不可。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  
朝廷。今倚強惡。占據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貪  
心不足。而欲吞漢上也。劉氏天下。我主姓劉。  
到無分。汝主姓孫。合情佃也。况赤壁破曹兵。  
我主多負勤勞。衆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  
吳之力耶。若非我借東南風信。汝周郎安能  
展半籌耳。江南一破。休說二橋。橋姓古  
從木傍擄於  
銅雀官。則汝等妻子。皆不能保矣。適來我主  
人不即答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必能察



焉。子敬深通古今。善辯是非。何故出此言耶。  
一席話。問得魯子敬緘口無言。半晌乃曰。孔  
明之言。怕不有理。爭奈於魯肅身上。甚是不  
便。汝等做箇損人安己麼。孔明曰。有何不便。  
處。肅曰。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是肅引孔明  
渡江。見吳侯。後來周公瑾要興兵攻荊州。又  
是魯肅當回。後來說待公子去世。還荊州。又  
是魯肅回話。今又不應前言。失其大信。魯肅  
無葬身之地矣。肅死無恨。使荊州之民立見。

塗炭。玄德公亦受萬代之恥笑也。顧思忖焉。  
孔明曰。曹操統百萬虎狼之衆。動以天子為  
名。吾亦只以為疥癬之疾。豈懼周郎一小兒  
乎。若只說恐先生面上不好看。我教主人立  
紙文書。暫借荊州為本。待我主別圖得城地  
之時。便交付還東吳。此理如何。肅曰。孔明還  
奪得何處。還我荊州。孔明曰。中原急未可圖。  
西川劉璋暗弱。我主待圖之。若圖得西川。那  
時便還肅教立文書。玄德親筆寫成。押了字。

代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孔明日。玄德公是我主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押箇字。回見吳侯也好看。肅曰。某知皇妹乃仁義之人。必不相負。遂押了字。收了文書。宴罷便辭。玄德孔明送到船邊。與魯肅曰。子敬見吳侯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不容准。我翻了面皮。連八十一州都奪了。只要兩家和氣。皆賴子敬一語之勞。休教曹賊笑話。肅作別。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見周瑜。瑜問曰。子敬討

荊州如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周瑜。瑜頓  
足曰。子敬中諸葛亮之謀也。允與借地。實是  
混賴。說道取了西川便還。知他是幾時。假如  
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知他誰後誰先。這  
等文書。如何中用。你却與他做保。他若不還  
城池。必須連累足下。吳侯一怒。九族難保也。  
魯肅聞言。痴呆了半晌。將文書擲地下。泣曰。  
恐玄德不負於我。瑜曰。子敬乃誠實篤厚人  
也。劉備是梟雄之輩。

梟雄者  
勇健也

諸葛亮乃姦猾

之徒恐不似先生之心也。肅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但念子敬是吾恩人，想借三千斛之事，吾如何不救你？你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畫。魯肅跼蹐二音局不安，揔指數日，細作回報。荆州城中揚起布幡，做好事。城外別建新墳，軍士各掛孝服。瑜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劉玄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殯葬。瑜與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備束手受縛，荆州反掌可得。肅曰：計將安在？瑜曰：

劉備喪妻。吳侯有一妹。極甚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也。我修封申呈。敬達吳侯。便教人去荊州為媒。說劉備來入贅。賺到南徐。妻室不能勾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荊州。換了劉備一角。交割了荊州城池。我別有個主意。於子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寫了申呈。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迺見吳侯。先說借荊州一事。呈上文書。孫權曰。若如此。何時取得。肅曰。有

周都督申呈在此。用此計可得荊州。權看畢。點頭暗喜。尋思誰人可去。猛然省曰。非此人不可。遂喚一人而至。姓呂名範。字子衡。乃汝南細陽人也。權曰。近聞劉玄德喪妻。吾有一妹。欲招此人為壻。永結親姻。共力破曹。以扶漢室。非子衡不可為媒。望作急往荊州一行。範曰。主公之命。安敢有違。即日收拾船隻。帶數個從人。望荊州來。却說玄德自沒了甘夫人。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閒敘。人報東吳

差呂範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是  
荊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但有甚話。主  
公都應承了。留本人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  
玄德教請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  
子衡此降。必有見諭。範曰。某近聞公喪偶。有  
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若  
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幸也。肉尚未冷。安  
敢望此。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梁。豈可中道  
而廢人倫也。吾主人吳侯。有一妹。美而大賢。



堪可以奉箕箒。若兩家共結秦晉之歡。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于國于家。並皆全美。望皇叔裁之。便可一行。玄德曰。此事吳侯知否。範曰。不先稟得吳侯允准。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已半百之年。鬚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今皇叔名聞四海。德播華夷。正所謂淑女以配君子。豈可以年齒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

且少留。容某思之。是日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適間卜易。得一大吉大利之兆。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去。同見吳侯。面許已定。擇日便去就親。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乎。孔明大笑曰。雖是周瑜之計。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畧用小謀。使周瑜半籌不展。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荊州萬無一失。孔明定三條妙計。氣死周瑜。其

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玄德娶孫夫人

却說玄德懷疑未決。孔明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吳侯孫權。權曰。吾願將舍妹招玄德。並無異心也。孫乾拜謝。回荊州見玄德。言吳侯相待之意。專候主公去結親事。玄德疑惑而不敢往。孔明曰。吾定了三條計。非子龍而不可行也。遂喚子龍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

吳當領此三箇錦囊袋。內有三條計策。依次而行。吾當應之。汝若不依我計。是背主也。子龍曰。願聽軍師密旨。並不敢違。孔明將出三箇錦囊。與子龍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納上禮物。一切完備。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初也。玄德選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保護大將軍趙子龍。並離荊州。前往南徐進發。荊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怏怏不安。早到南徐州。船已傍岸。子龍曰。臨來時。孔明分付

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必預先開了  
第一箇錦囊觀之。依次而行。子龍看了。喚五  
百隨行軍士。一一分付。如此如此。衆軍應諾  
而去。原來國老乃二橋之父。平生最直。居南  
徐。子龍請玄德先往見之。玄德牽羊擔酒。置  
幣剗金。剗音專先來拜見橋國老。說呂範為媒。  
娶孫夫人之事。更兼五百軍士上岸入南郡。  
盡說玄德入舍一事。城中人盡知。此是孔明第一妙計  
吳侯聽知玄德已到。遂教呂範相陪。且就館

舍安歇。却說橋國老。早來見吳太夫人。稱說且喜。太夫人曰。老身寡居。何喜之有。國老曰。令愛已許劉玄德為夫人。玄德已到。何故相瞞。夫人曰。老身不知此事。使人請吳侯問其虛實。先使幾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即日女壻在江邊館驛裡安歇。五百隨身軍士。都在城中買猪羊果品。皆言做親之事。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舍中相待。吳太喫了一驚。少刻孫權入後堂。

見母親。吳太搥胸大哭。權曰。母親何故煩惱。  
吳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  
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孫權失驚曰。  
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  
女大須嫁。古今常禮。我為母之道也。須使我  
知道。你招劉玄德為壻。瞞我怎的。女兒須是  
我的骨血。權喫了一驚。問曰。那里得這話來。  
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為。滿城百姓。那一  
箇不知。你還瞞我。橋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

了。吾因敬來賀喜。權曰。非也。此是周郎之計。因要取荊州。若動刀兵。恐生靈塗炭。故將此為名。賺劉備來囚之。將荊州付還。如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也。國太大怒而罵周瑜曰。周瑜匹夫。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却將我女兒為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一世。你每好做作。橋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下人



之耻笑。此事如何行得。說的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住口大罵周瑜。橋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招了為壻。免得出醜。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個女壻。也不辱了令妹。國太曰。我但不曾見此人。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孫權是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出外喚呂範分付來。

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剝為肉醬。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準備。只聽我號令便出。却說橋國老。辭吳夫人歸。使人去報玄德。言說來日吳侯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玄德與趙雲孫乾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部從保之。隔夜呂範先來約定。來日甘露寺內相會。次日吳國太。橋國老。

先在甘露寺方丈。孫權並一般謀士都到。呂範又來館驛中請玄德。是日玄德內披細鎧。外穿錦袍。從人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而來。趙雲全裝慣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法堂上見了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俗。心中有畏懼之意。二人各敘禮畢。遂入方丈拜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乃與橋國老曰。真吾婿也。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

可慶也。玄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玄德之側。國太問曰。此何人也。玄德荅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阪抱阿斗者乎。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酒。趙雲與玄德曰。却纔某于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與國太。玄德跪於國太席前。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國太曰。何故出此言也。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

責罵孫權。今日玄德與我作壻。即我之兒女也。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賈華。國太喚問之。華默默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玄德哀告曰。若為備斬大將。備心何忍也。於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矣。國老也勸。國太喝放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國太先回。玄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塊石。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禱告曰。若劉備能勾回荊州。成王霸之業。劍揮石為兩

段如死於此地。劍剝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砍石為兩段。忽然孫權後面而言曰。玄德如何而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不能與國家勦除賊黨。心嘗恨焉。今蒙國太招為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却纔問天買卦。如破曹興漢。砍斷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與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暗祝告曰。如再取得荊州。與旺東吳。石亦為兩半。

手起劍落。巨石亦開。至今有十字紋。恨石尚存。後宋賢觀此勝跡。作詩讚曰。

紫髯桑蓋兩沉沉。恨石由來仰告深。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多生歲愈侵。還有市廛沽酒客。崔誼鳩詒衆啼吟。

又詩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金環響處火光生。兩朝王氣皆天數。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棄劍相扶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辭曰。劉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至今甘露寺牌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讚曰。

江山兩霽擁青螺。境界無憂樂景多。昔日英雄凝目處。岩崖依舊抵風波。

又水調歌頭一篇曰。

江左占形勢。先數古徐州。連山峯巒如畫。



縹緲步危樓。鼓角臨風悲愴。烽火接天明。  
滅。往事憶孫劉。千里揮戈甲。萬竈宿貔貅。  
草凝霜。風落木。歲方休。使君豪放。談笑沈  
盡古今愁。不見襄陽登覽。磨滅遊人無數。  
遺恨默然收。叔子獨千載。名與漢江流。  
二人共觀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  
天。忽見波上一乘小船。於江面上如登平地。  
玄德嘆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乎。孫  
權聞知。自思曰。劉備此言語。嘲吾不慣乘馬。

耶。左右捧馬過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與玄德曰。南人而能乘馬乎。玄德聞之。裸衣一躍。騎上馬背。飛走下山。復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至今此處名爲駐馬坡。有詩曰。

馳驟龍駒氣槩多。二人並轡立山河。東吳西蜀興王霸。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賞。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衰

告橋國老。早早逼親。免生別事。玄德次日。前來橋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玄德寬心。吾當去告國太。令作護持。玄德拜謝自回。橋國老入見國太。盡言玄德恐人謀害。急急要回。國太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即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便教畢親。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爭鬧。累及不安。國太教盡搬入。

府中安歇。休留在館驛中。免得生事。玄德暗喜。為有護臂在近。不懼傷害。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鎗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傍。諕的玄德毫不附體。必竟如何。

錦囊計趙雲救主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鎗刀森列如麻。玄德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也。

夫人自勇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為樂。故房中有之。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甚心寒。可命暫去。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須且去之。孫夫人笑曰。相殺半生。尚懼兵器乎。盡命去之。令侍婢解劍扶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玄德以甜言美語。啜誘孫夫人。夫人歡喜。玄德乃以金帛散與侍婢。以買其心。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却說孫權。

差人來就衆郡報周瑜。瑜拆書視之。書曰。我  
母親力主。已將吾妹招了劉備。不想弄假成  
真。此事還復如何。瑜看畢大驚。行坐不安。乃  
思一計。遂修密書。就令去人帶回。見孫權。權  
拆書視之。書曰。

周瑜百拜頓首。書上主君明公座下。昨常  
爲謀大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  
必須以凶爲吉。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  
張熊虎之將。更兼諸葛亮用謀。必非久屈。

在人之下者。愚謂大計。軟因備於吳中。而盛為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其羨色玩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將之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攻之。大事可定矣。今若縱之。使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之物也。願明公熟思之。書不盡言。幸垂照鑒。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其富

貴。今若以畫堂大厦。子女玉帛。令彼享用。殊  
遠孔明關張。各生怨望。而自散去。荆襄可不  
戰而自得也。若縱劉備得歸。終久是東吳大  
患。主公可從公瑾之計。而速行之。孫權大喜。  
即日修整東府。廣栽花木。器用什物。極其富  
麗。請妹居之。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  
綺玩好之物。教玄德享用。國太只說孫權好  
意。喜不自勝。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  
回荊州。亦不思孔明之語。中了周瑜之計也。



却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子龍猛省。孔明原付三箇錦囊與我。教我一到南徐開第一箇。住到年終開第二箇。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箇。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歸。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美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箇錦囊。看計而行。拆開視之。原來如此神策。即目送到府堂。要見玄德。侍婢報曰。趙將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

德喚入。便問其故。子龍做失驚意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荊州耶。玄德曰。有甚事。如此驚怪。子龍曰。今早孔明使人報說。曹操要報赤壁鏖兵之恨。起精兵五十萬。殺遶荊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便回。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子龍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主公回。不如休說。今晚便可起程。遲則誤事。玄德曰。你且暫退。我自的道理。子龍故意催逼數番而出。玄德入見係夫人。音音垂淚。係夫人問曰。

丈夫何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奉侍二親。死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歲旦在迤。即日使備悵快不已。孫夫人曰。你休瞞我。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荊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玄德曉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瞞過。備欲不去。使荊州有失。被天下人罵備也。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夫人曰。我已嫁事於君。君所去處。我願隨之。玄德曰。夫人之心。可道如此。

爭奈國太與吳侯安。安宥容夫人去也。夫人若  
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若劉備戰死荊州沙場。  
夫人再不更事豪傑。備雖在九泉。蒙恩不淺  
也。孫夫人曰。丈夫何故出此不利之言耶。玄  
德曰。豈不聞俗語云。公子登筵。不醉則飽。壯  
士臨陣。不死即傷。赴敵之人。豈敢保耶。言訖。  
淚下如雨。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我苦  
苦哀告母親。必須放我與君同去。玄德曰。縱  
然國太宥時。吳侯必然阻當。孫夫人曰。我有

一計。汝能從否。玄德請問。夫人荅曰。我與你正旦拜賀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洩漏了。兩個商議已定。玄德密喚子龍令付。正旦日你先引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子龍曰。宜想舊事。勿失軍師之計。時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初一日也。吳侯大會文武于堂上。玄德與孫夫人。前來拜國太。并嫂嫂。孫夫人曰。夫主想父母祖宗墳塋。俱在涿郡。

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  
母親前告知。國太曰。此孝道之事。豈有不從。  
汝雖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一祭。足見為  
婦之禮也。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更  
不令孫權知之。夫人乘車。將帶隨身一應細  
軟。玄德上馬。引數十騎跟隨出城。與子龍相  
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趲程而行。  
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  
散。比及衆官知得玄德夫人逃去之時。天色

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孫權聽知走了玄德。急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令星夜。務要赶上拿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忿怒轉加。將案上玉石硯棒。為粉碎。程普曰。主公空有冲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吾令耶。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然肯順劉

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敢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并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之。蔣欽周泰隨後引一千軍馬趕來。却說玄德加鞭縱轡。遁程而行。當夜於路。蹙歎兩箇更次。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玄德慌問子龍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子龍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馬。



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高叫曰。劉備  
早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  
說得玄德舉止失錯。忙勒回馬來。問子龍曰。  
前面又有攔截之兵。後有追兵。前後無路。如  
之奈何。子龍曰。主公勿憂。孔明軍師原有三  
條妙計。皆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箇。並皆應  
驗。還有第三箇在此。軍師道遇危難之時。可  
用。今日何不觀之。玄德教取錦囊。拆封視之。  
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二氣周瑜

原來周瑜恐玄德走脫。先發人教吳戍江邊  
關防。如無兵符。不許擅開船隻。先斷了這條  
長江水路。又差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  
要之處等候。荊營在此。時常令人登高遙望。  
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  
盛、丁奉將軍馬擺成陣勢。忽然瞭高軍報說。  
前面塵起。必是玄德。二將馬上撫掌大笑曰。  
周都督神機妙算。果然應口。各掉兵器。立於

陣前。玄德慌問子龍求計。子龍將錦囊拆開。獻計與玄德。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勿得隱諱。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為夫人前程。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荊州也。奪了荊州。必至殺害。備若身死。夫人安能歸乎。是以夫人為香餌而下釣也。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胷襟。必能憐憫於備也。今汝

兄又欲殺害。故托荊州有難。此是求歸之計。實難捨夫人。故同至此。汝兄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能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夫人半載相與之德也。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為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了軍器。聲喏于車前曰。安敢造

反。為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孫夫人大怒曰。周瑜賊匹夫。欲造反耶。我東吳。不曾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是汝主人之妹丈。千百年之至親。非是反國之臣。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荊州去。並不是私奔至此。今你兩個。於山僻處。引着軍馬。攔截道路。意欲掠擄俺夫妻財物耶。徐盛丁奉。喏喏連聲。口稱不敢。主姑息怒。這的不干我小將之事。乃是周都督的號令。孫夫人叱。

之曰。你只怕周瑜。何不怕我也。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你快回去。說與周瑜匹夫。我夫妻自回荊州去。干你甚事。我兄吳侯。尚自讓我幾分。何況周瑜村匹夫哉。把周瑜千匹夫。萬匹夫。大罵一場。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臣下之臣。安敢十分難為他。又見趙子龍十分怒氣。只得把軍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却纔行不得五六里。陳武潘璋趕到。徐丁二將備言其事。陳武潘璋曰。你

放他過去。差了也。我二人奉吳侯尊旨。特來追捉他回轉。四將合兵一處。趙程趕來。却說玄德脫了此難。傍車而走。正行之間。背後喊聲又起。大軍趕來。玄德告夫人曰。後面追兵又至。却如之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後。玄德引五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叉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君之命。請夫人。

同玄德回。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夥匹夫。同謀我兄妹不睦。我已嫁事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玷辱上祖。我母親慈旨。全我夫婦。去回荊州。誰敢阻當。便是我哥哥來。也須將大禮而行。你四人倚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各尋思。他千萬年。也只是兄妹。更兼親娘做主。況吳侯是箇大孝之人。怎敢違了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箇人情。軍中況又不



見玄德。又見子龍怒目睜眉。只待廝殺。因此四將喏喏連聲而退。孫夫人令推車便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四人猶猶豫豫。主張不定。但見一軍如旋風而來。視之。乃蔣欽周泰二將。問曰。列位趕的劉備。曾赶上否。四將答曰。早晨過去。多半日矣。蔣欽曰。如何不拿下。四人因說孫夫人發話一節。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教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

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有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棹快船追之。我四人在岸上趕之。無問水旱之路。赶上殺了。休聽他言語。徐盛丁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箇領兵沿江趕來。却說玄德一行人馬。離荊桑較遠。心纔稍寬。沿着江岸正行之間。後軍遙指塵土冲天而起。登高一望。但見軍馬蓋地而來。玄德嘆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

看喊聲漸近。衆人皆欲四散。忽見江內傍岸

一字兒拋着拖蓬船二十餘隻。

此船極快。兩

船淮南呼艇。船易曰。剗木爲舟。

子龍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

速下。棹過對岸。急切追趕不得。玄德與孫夫

人便遶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一齊上船而去。

只見船倉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

公且喜。諸葛亮等候多時。船中扮作客人的。

皆是荊州水軍。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

岸上人而言曰。吾已算定多時矣。汝等回去。

傳示周瑜。教再休使。殺人局手段。岸上亂箭射。船已開的遠了。正值順風。拽起風帆。望上水盡力使去。岸上軍馬。迤邐不捨。正行之間。忽然江聲大震。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赶上。孔明教棹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車馬登程。周瑜赶到江邊。盡教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止有為首官軍騎馬。周瑜上馬。並

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瑜曰。此處是那裏。  
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口。望見玄德車馬。  
不遠。瑜令併力追趕。正趕之間。一聲鼓響。山。  
崦內一彪刀手擁出。為首一員大將。蒲州解。  
良人也。姓關名某。字雲長。周瑜舉止失錯。急。  
撥馬便走。雲長提刀驟馬趕來。周瑜縱馬逃。  
命。正奔走之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  
出。吳兵大敗。周瑜身中數箭。急急下得船時。  
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高策。陪了。

夫人又折許多人馬。周瑜回顧岸上。乃是敗走吳軍。盡都趕來。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有何面目去見吳侯。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眾將救之。却早不省人事。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